

第二章 部派——空義之開展

第十節 大眾部系與法空（p.128~p.135）

釋厚觀（2004.12.29）

一、聲聞的法空說（p.128）

一切煩惱空，生死不再生，以涅槃為勝義空，《無礙解道》¹已說到了。但著重涅槃空而發揚起來，最足以代表聲聞法空說的，是龍樹所說的「空門」。²

法空說的主要理由，上文曾歸納為五項。³

除(1)「無我所」為「法空」外，都與「涅槃空」有關。

(2)「五陰散滅」，是行者滅五陰，愛盡苦盡而作苦邊際。

(3)「不落四句」，涅槃正是不能以四句——有、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來說明的。

(4)「非諍論處」，這是言說所不及，超越於名言的。

(5)「智者不取著一切」，正由於涅槃智的自證。

法空說，是從涅槃空（或佛證境）來觀一切法的。一切法空，所以修行者隨順、趣向、臨入於「無對」（絕對的）的涅槃。

二、現存部派傳說中與法空有關的資料（p.128~p.132）

在現存的部派傳說中，與法空有關的資料不多，姑舉四說。

¹(1)《空之探究》第二章第八節〈諸行空與涅槃空〉，p.119：「涅槃的空義，赤銅鑠部是充分注意了的。如《無礙解道》所說的(4)最上空，(25a、25b)勝義空，都是約涅槃說的。(6)消除空，(7)定空，(8)斷空，(9)止滅空，(10)出離空等，或淺或深，而最深徹的，是依阿羅漢道而一切煩惱空。特別是止滅與出離，就是「依離，依離欲，依(止)滅，向於捨」的離與滅。這些文字，都表示祛除煩惱而可以名為空的；也可以表示涅槃。」

(2)《無礙解道》之空義，參見《空之探究》第二章第七節〈空之類集〉p.113~p.116。

²(1)《大智度論》卷18：「智者入三種法門，觀一切佛語，皆是實法，不相違背。何等是三門？一者毘勒門，二者阿毘曇門，三者空門。」（大正25，192a28-b1）

(2)部派之「空門」，詳見《大智度論》卷18（大正25，192c21-193c1）。

³《空之探究》，第二章第四節〈聲聞學派之我法二空說〉p.101：「聲聞的法空學派，引聲聞經以說法空的，主要的理由是：一、無我所；二、五陰法散滅；三、不落二邊——四句的見解；四、佛法是非諍論處；五、智者不取著一切法。法空的學派，與阿毘曇門的辨析事相，是不同的。這是著眼於佛法的理想，方便引導趣入、修證的立場。」

(一) 分別說部 (說假部) (p.128)

如《佛性論》卷 1 (大正 31, 787c5-8) 說：

「小乘諸部，解執不同。若依分別部說：一切凡聖眾生，並以空為其本，所以凡聖眾生，皆從空出。故空是佛性，佛性者即大涅槃。」

《佛性論》是真諦所譯的。以真諦所譯的《部執異論》⁴，及《四諦論》所用的譯名，推定分別部即分別說部，為唐譯說假部的異譯。⁵

「分別部說：滅有三種：一、念念滅；二、相違滅；三、無餘滅，譬如燈滅」。⁶

涅槃是無餘滅，約煩惱等滅盡無餘說，滅是空的異名。

依《佛性論》，分別部說：一切凡聖眾生，「以空為其本」，此空顯然有了形而上的本體意義。凡聖眾生，或迷而流轉，或悟而解脫，所有凡聖、迷悟的一切現象，都是依空而有的。空是本來如此 (本性空) 的，為成佛的因性，所以空就是佛性；離一切迷妄而成佛，空就是大涅槃。⁷

⁴ 《部執異論》：「……分成兩部：一大眾部，二上座弟子部。至第二百年中，從大眾部又出三部：一、一說部，二、出世說部，三、灰山住部。於此第二百年中，從大眾部又出一部，名得多聞部。於此第二百年中，從大眾部又出一部，名分別說部。」(大正 49, 20a26-b2)

⁵ 印順法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598~p.599：「假名部與分別部，是什麼部派呢？所引分別部說，與《大毘婆沙論》分別論者，並不相同，不能說是分別論者；那分別部是什麼部派呢？真諦所譯的《部執異論》，有分別說部（《三論玄義》引作多聞分別部），就是《異部宗輪論》的說假部，《十八部論》的施設部。以真諦譯來解說真諦譯，分別部及分別論（部），說是大眾系的說假部，應該是最適宜的。《三論玄義》（大正 45, 9a）說：「佛在世時，大迦旃延造論解佛阿含經。至第二百年，大迦旃延從阿耨達池出，更分別前多聞部中義，時人有信其所說者，故云多聞分別部」。依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（卷 5, 大正 70, 533a），知道嘉祥是依據真諦《部執異論疏》的。並說「分別說部，即大迦旃延弟子」。分別部——多聞分別部，傳為大迦旃延所創，是大迦旃延弟子。這一部派是仰推大迦旃延為宗的；這與本論多引分別部說，而《論》序頌說：「大聖旃延論」，是完全契合的。但本論又有假名部，假名也就是說假或施設的意思。如上面所說，分別部是說假部，那假名部又是什麼部呢？也許是同一部派而譯語不統一吧！」

⁶ (1) 《四諦論》卷 3 (大正 32, 389c8-9)。

(2) 印順法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600：

分別部是多種心所相應俱有的。說三種滅：「一念念滅，二相違滅，三無餘滅」，本論是以無餘滅為滅諦的。

⁷ 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.115~p.116：

真諦譯的《佛性論》說：「若依分別部說，一切凡聖眾生，並以空為其本；所以凡聖眾生，皆從空出故，空是佛性；佛性者即大涅槃。」分別說部，有人說是屬於大眾系的多聞分別部；依玄奘譯，就是大眾系的說假部。佛性，在後代特別發揮，有種種異解，初期教中，把它解作一種成佛的可能性。分別說部謂「空是佛性」，成佛以空為可能性；如是，把成佛與菩薩行的「多住於空」，貫通起來了。在理論上說，空是平等無差別性的，依之可引發出兩種思想：一、「一切凡聖眾生並以空為其本」，而在空性上是平等無差別的，所以應發平等大悲心去普濟有情而植佛因，此後代所以有「法界」為無漏功德因之說。

二、「凡聖眾生皆從空出，空是佛性」，空是平等真理，一切眾生在空中性上平等無差別，而空性又是成佛的因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一乘思想，是一呼即出了。

這雖是後期佛教特別發揮的，但在菩薩道的發揚中，本就蘊含有這種傾向的。要成立菩薩道，在行為上是多住空門，在理論上以平等空理為基本，這是理論上的必然要求。

[印順法師評]

以空爲佛性、大涅槃，我想，這是真諦的時代，分別部適應大乘學而作的說明吧！佛法原本是依現實的身心世間，修道斷惑而得涅槃的。現在說空爲一切所依，那是通過涅槃空義，再從涅槃常寂來說明一切的（或稱爲「卻來門」⁸）。

（二）方廣部（p.129）

如《大智度論》卷1（大正25，61a28-b1）說：

「佛法中方廣道人言：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，譬如兔角、龜毛常無」。

南傳的《論事》中，有方廣部，也名「說大空」的部執。雖然所說的問題，與《大智度論》不同，然方廣部與方廣道人，一切法空無所有與說大空，顯然是同一的。⁹

方廣部以爲：僧伽四雙八輩，約勝義僧說，**勝義僧是無漏道果**。所以僧伽是不受供施的¹⁰；供物是無所淨¹¹的；不受用飲食的¹²；施僧也就不得大果。¹³

⁸ 印順法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5：「《般若經》是實踐的平等法門，說一切法本空，一切法本淨，而不是特重於心性本淨的。所以說清淨，我與法，色與心，凡與聖，道與果，沒有一法不是畢竟清淨的。這是般若正觀的平等法門，是實踐的，向上的。

如來藏自性清淨，指出眾生本有如來性，爲成佛淨因；或以如來藏爲依止，建立凡聖、染淨一切法。這是重於心（或我）的，說明的，**從上向下的**（或稱之爲「卻來門」）。

所以《般若經》的心性本淨說，可能引發如來藏說，卻不是如來藏說。」

⁹ 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362：

《大智度論》卷1（大正25·61a28-b1）說：「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：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，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」佛法中的方廣道人（道人是比丘的舊譯），說一切法無，爲龍樹所破斥的，應是銅鑠部所傳的方廣部，也稱說大空部。《論事》一七·六～一〇；一八·一～二，說到大空部執。《順正理論》說：「都無論者，說一切法都無自性，皆似空花」，可能也是這一學派。稱爲方廣部，與九分教中的「方廣」有關。大乘佛法興起，經典都名爲「方廣」（或譯方等）。「一切無」者在說一切法不生不滅的深義上，無疑已到達大乘法的邊緣。

¹⁰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58，p.324；漢譯南傳62，p.288（第十七品，第六章）：

今稱「不應言：『僧伽受供物』之論」。此處，依勝義而言，唯「**道果**」是爲僧伽，道果以外不名爲僧伽，道果，任何物皆不受。是故「不應言僧伽受供物」者，乃是現在之大空宗---方廣部之邪執。

¹¹ (1)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58，p.326；漢譯南傳62，p.290（第十七品，第七章）：

今稱「不應言：『僧伽淨化供物』之論」。此處，唯「道果」名爲僧伽故，此等[道果]淨化供物事爲不可能。是故「不應言『僧伽淨化供物』」者，乃同彼[方廣部]之邪執。

(2)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58，p.327注1：「淨」（淨化）者，爲作大果也。施僧伽少物得多果，施多物則得更多果。

¹²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58，p.328；漢譯南傳62，p.291（第十七品，第八章）：

今稱「不應言：『僧伽受用』之論」。於此處，亦唯「道果」名爲僧伽故，無論何物皆不受用；是故「不應言僧伽受用、飲、嚙、品味」者，即亦彼等[方廣部]之邪執。

¹³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58，p.329；漢譯南傳62，p.293（第十七品，第九章）：

今稱「不應言：『施於僧伽有大果』之論」。此處，亦唯「道果」名爲僧伽故，無論何物皆不能施於彼等；不依於彼等而受；施於彼等，而不希求任何之利益；是故「不應言施於僧伽有大果」者，亦同彼[方廣部]之邪執。

佛住兜率天宮，人世間佛是示現的（化身）¹⁴。所以施佛不得大果¹⁵；佛不住此世間，佛不說法。¹⁶

《論事》所說的方廣部執，勝義僧與佛，都是超越現實人間世的。

凡重於超越的，每不免輕忽了現實，方廣道人說一切法空無所有，如龜毛、兔角一樣，不正是同一意境的表現嗎？

（三）東山住部（p.130）

如《入中論》卷2（漢藏教理院刊本，p.31）說：

若世間導師，不順世間轉，佛及佛法性，誰亦不能知。
雖許蘊處界，同屬一體性，然說有三界，是順世間轉。
無名諸法性，以不思議名，為諸有情說，是順世間轉。
由入佛本性，無事此亦無，然佛說無事，是順世間轉。
不見義無義，然說法中尊，說滅及勝義，是順世間轉。
不滅亦不生，與法界平等，然說有燒劫，是順世間轉。
雖於三世中，不得有情性，然說有情界，是順世間轉。

這是東山住部的《隨順頌》。東山住部是大眾部系中，安達派的一派。

所說「蘊處界同一體性」，「無名諸法性」，「不滅不生」，在如來如實證——佛本性中，一切是同一的離言法性，沒有如世俗所見的我與法，有與無，連佛、滅、勝義，這也都是無可說的。佛為眾生說有這有那，不過「順世間轉」，隨順世間方便吧了。從如來自證的同一離言法性說，法性是超越於世間名言的。

頌文雖沒有說「空」，然與大乘法空性說，是非常一致的。

（四）一說部（p.131）

¹⁴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 58，p.337；漢譯南傳 62，p.300（第十八品，第一章）：

今稱「人界論」。此處，執「世尊生於世間，等覺於世間，伏世間而住，不染於世間」之經為不如理，言「世尊出現於兜率天宮，住於其處，不來人間界，顯示唯相色（nimittarUpa）」者，如現在方廣部之邪執。

¹⁵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 58，p.332；漢譯南傳 62，p.296（第十七品，第十章）：

今稱「不應言：『施佛有大果』之論」。此處世尊亦不受用任何物，然為共世間隨順而受用，而示現有情，是故以無益，云「不應言『施佛有大果』」者，如彼等[方廣部]之邪執。

¹⁶ 《論事》，日譯南傳 58，p.339；漢譯南傳 62，p.302（第十八品，第二章）：

今稱「法說論」。此處世尊住於兜率天宮，為開示法而賜變化身，具壽阿難承彼[變化身]及彼開示而說法，佛世尊不說者，如方廣部之邪執。

〔日本之證禪撰〕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5（大正70，459b29-c2）說：

「一說部者，真諦云：此部執世出世法悉是假名，故言一切法無有實體，同是一名，名即是說，故言一說部」。

這是梁真諦傳來的解說。一說部說：「世出世法悉是假名」，世間法是苦諦與集諦，出世間法是滅諦與道諦，四諦都是假名了。

假名，一般是施設的異譯。¹⁷「同是一名」，正是「唯名」的意思。一說部的教義，我們所知有限，但這是大論師所傳來的。

窺基的《異部宗輪論述記》，也這樣說；賢首所判十宗的「諸法但名宗」，也指一說部。¹⁸

一說部的思想，如是真諦所說那樣的「但名無實」，那與「原始般若」的思想相合。¹⁹

（五）法空說淵源於大眾部系而發揚起來（p.131）

¹⁷ 參見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·第五節〈假名—受假〉，p.234；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727~p.728。

¹⁸ (1)窺基《異部宗輪論述記》（卍續藏83，218a~b）。

(2)天親菩薩造·玄奘譯·窺基註解·普泰增修《大乘百法明門論解》卷上（大正44，46c24-26）：「……五、俗妄真實宗，即說出世部。六、諸法但名宗，即一說部。此二通於大小乘。……」

(3)法藏述《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》卷第一（大正45，481c24-482a3）：「……五、俗妄真實宗，謂說出世部等，世俗皆假，以虛妄故；出世法皆實，非虛妄故。六、諸法但名宗，謂說一部等，一切我法唯有假名，都無體故，此通初教之始準知。」

¹⁹ (1)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633~p.634：

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5（大正70，459b29-c2）說：「真諦云：此部執世出世法悉是假名，故言一切法無有實體；同是一名，名即是說，故言一說部」。有關一說部的宗義，吉藏、法藏、窺基都採用真諦的傳說。一說部的名義，或以為不是這樣解說的。一說部的宗義，沒有更多的證明，但西元六世紀真諦的時代，印度的一說部，是有這樣宗義的。「諸法但名無實」，與原始般若是相符的。這一被認為菩薩般若波羅蜜的教授，可能與一說部有關。

(2)《空之探究》，p.233~p.234：

《般若經》的「原始般若」，充分表示了一切法「但名」的意義，如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（大正8·537b~c）說：「世尊！所言菩薩菩薩者，何等法義是菩薩？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。世尊！我不見菩薩，不得菩薩，亦不見、不得般若波羅蜜，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？……世尊！我不得、不見菩薩，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？世尊！我不見菩薩法來去，而與菩薩作字，言是菩薩，我則疑悔。世尊！又菩薩字，無決定，無住處，所以者何？是字無所有故。」……名字是沒有決定性的（同一名字，可以有種種意義的），不是落實在某一法上的，名字是無所有的。一切但有名字——唯名，沒有實性，須菩提本著般若體悟的立場，所以這樣說。說沒有菩薩，沒有般若，這就是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了。如聽了但有假名，一切不可得，而能不疑不怖，那就是菩薩安住於般若波羅蜜了。菩薩是人，般若是法，人與法都是假名無實的；這一法門，可能從一說部演化而來。

(3)印順法師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（收於《華雨集》第四冊，p.8）：

大眾部分出的部派，思想接近大乘，如被稱為「諸法但名宗」的一說部，與《般若》法門的「性空唯名」，是非常接近的，這是從聲聞為本的「佛法」，進展到「大乘佛法」的過程。

上來所引的四則：說分別部，方廣部，東山住部，一說部，凡與法空說相近的，都是大眾部系統的學派，這是不能不重視的歷史事實。²⁰

上座部系中見滅得道的學派，如法藏——達摩耇多部：「以無相三摩地，於涅槃起寂靜作意，入正性離生」。²¹

赤銅鑠部說：「智見清淨」，也就是聖道現前，是無相、不起、離、滅，以「涅槃所緣²²」而入的。²³

這樣的見滅得道，滅諦可說是涅槃空寂，然對於苦、集、道——三諦，沒有說是空的。所以，法空說是淵源於大眾學系而發揚起來。

當然，上座部系的論究法義，也有多方面啓發性的。

大眾部系的特色，是佛與聲聞果的距離，越來越遠了。從「佛身無漏」²⁴開始，佛與菩薩的聖德，發展到如《異部宗輪論》介紹那樣。²⁵

重視佛德（佛法性，佛自住涅槃），也就有了超越世間及聲聞四諦的傾向，於是乎「一切法但名無實」；但是「順世間轉」；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如龜毛兔角常無」等，從

²⁰ 《空之探究》第三章第三節〈大乘『般若』與『阿含經』〉，p.152：

大乘佛法的興起，決定是與大眾部系有關的。

(1)方廣部——說大空派，以為勝義僧與佛，都是超越現實人間世的。這就是《大智度論》所說的方廣道人，說「一切法不生不滅」。

(2)東山住部的《隨順頌》，以為法性不二，佛所說的，都「是隨順世間轉」。

(3)分別部說：凡聖一切都「以空為本」。

(4)一說部說：「世出世法悉是假名」。甚深義——法性不二，從大眾部學派中開展出來。

²¹(1)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85（大正 27，927c8-10）：「或復有說：唯無相三摩地能入正性離生，如達摩耇多部（法藏部）說。彼說以無相三摩地，於涅槃起寂靜作意入正性離生。」

(2)《雜阿毘曇心論》卷 11（大正 28，962a19-b7）：「薩婆多（說一切有部）及婆蹉部（犢子部）說次第諦無間等；曇無得（法藏部）等說一無間等。……說一無間等者，……如燈俱作四專：熱器、燒炷、油盡、破闇。如是一智知苦乃至修道，是故一無間等。」

²² 覺音《清淨道論》（日譯南傳 64，p.404）；（簡體中文版），p.615：「此中無相解脫，是以無相之相的涅槃為所緣而轉起的聖道。」

²³ 《清淨道論》（日譯南傳 64，p.431）；《清淨道論》（簡體中文版），p.629：「隨順（智）能除覆蔽諦理的煩惱黑暗，但不能以涅槃為所緣。種姓（智）則只能以涅槃為所緣，但不能去那覆蔽諦理的黑暗。」

²⁴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6（大正 27，391c26-392a4）：「復次，為止他宗顯正理故。謂或有執：『佛身無漏』如大眾部。問：彼何故作此執？依契經故。如契經說：『苾芻！當知如來生在世間，長在世間，出世間住，不為世法之所染污。』彼作是說：『既言如來出世間住，不為世法之所染污。由此故知佛身無漏。』為止彼意，顯佛生身唯是有漏。」

²⁵(1)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 49，15b25-27）：「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本宗同義者，謂四部同說：諸佛世尊皆是出世，一切如來無有漏法。」

(2)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3（大正 27，871b 2-3）：「分別論者及大眾部師執，佛生身是無漏法。」

不同方面流傳出來了。²⁶

三、從《成實論》與《增壹阿含經》看法空說與大眾部的關係 (p.132~p.134)

再引一論一經，以證明法空說與大眾部的關係。

(一)《成實論》(p.132)

1、《成實論》的作者訶梨跋摩

《成實論》是訶梨跋摩所造的，為西元三、四世紀間的論師。論師出身於說一切有部，而不滿說一切有部，是一位從說一切有部脫出的，早期的譬喻者，思想與鳩摩羅陀相近。²⁷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1，《訶梨跋摩傳》(大正 55, 79a12-16)說：

時有僧祇部僧，住巴連弗邑，並遵奉大乘，云是五部之本。久聞跋摩才超群彥，為眾師所忌，相與慨然，要以同止。遂得研心方等，銳意九部，採訪微言，搜簡幽旨。

僧祇部，是大眾部。大眾部的僧眾，是不拒斥大乘的。訶梨跋摩與大眾部的僧眾共住，也就接觸了大乘方等經，因而思想上有了突破，超過了有部、經部，一切上座學系的傳承。

2、《成實論》的見滅得道受了大眾部系的影響

《成實論》是見滅得道的，分為三個層次：先以法有滅「假名心」；次觀涅槃空而滅「法心」；末後是「空心」也滅了，才是證入滅諦。²⁸

²⁶ 參見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64~p.172。

²⁷ 印順法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573~p.575；p.579~p.580。

²⁸(1)參見《成實論》卷 11~卷 12(大正 32, 327a8~334b2)。

(2)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.261~p.265：

《成實論》是依四諦組織的；在卷一一說明滅諦的時候，討論到這問題。如云：「滅三種心，名為滅諦。謂假名心、法心、空心。」(大正 32, 327a8-9)

滅三心，就是指出認識上如何的認識應該遣除，而予消滅。單離一種心，不能見道；要三心都滅了，才能夠見滅得道。怎樣滅呢？論說：「假名心，或以多聞因緣智滅，或以思惟因緣智滅。法心，在煖等法中以空智滅。空心，入滅盡定滅，若入無餘泥洹斷相續時滅。」(大正 32, 327a9-12)這裡的滅三心，就是大乘所說的「我空」、「法空」、「空空」。……

A、首先，「假名空」義，如論云：「如輪軸和合故名為車，諸陰和合故名為人。」這只是在和合下說明的空，與薩婆多部的假名無實，意義相同。《成實論》在第一重二諦上，說假名是超越四種論的，以為常人的認識，都是不離假名的，所以不能通達真象；須用聞思慧，作析空觀，見真實的色法心法，見法不見假名，而破假名，得到法有我無的空。如論卷一五說：「一切凡夫，心不破假名，故常隨我相，終不相離；雖見色，亦不離瓶等相，故凡夫心不緣實義。」凡夫流轉中不見實相，就是假名相的障礙；要免流轉，第一步就要用析空觀；如觀察色法，唯見色香味觸，而不見四微和合的假名相；破世俗假名而見勝義真實有，就是《成實論》所說的「假名空」；與大乘的假名空，相差得遠了。

B、其次，「滅法心」得法空，如論云：「有實五陰心名為法心，善修空智，見五陰空，法心則滅。」破假名時，分析慧所得的諸法實相，認識雖不錯，但還不能得道；所以進一步說，

滅諦非實有的見解，仍與經部說相同。但《成實論》以為：觀涅槃空而「不見五陰，但見陰滅」，名「見五陰空」。²⁹見滅而一切法不起，解說為法空，與法藏部、赤銅鑠部等「見滅得道」的解說不同，這就是受了大眾部系的影響。

3、《成實論》以聲聞的立場造論

《成實論》引經以明法空的，還是《阿含經》文；全《論》以四諦開章³⁰，不失聲聞學派的立場。³¹

(二)《增壹阿含經》(p.133)

1、《增壹阿含經》為大眾部末派的誦本

《增壹阿含經》：漢譯本，是苻秦曇摩難提所譯的。經初有「序」，可知是大眾部的誦本。³²有些與大眾部本義不合，而內容已接觸到大乘，所以推定為屬於大眾部末派的誦本。³³集成的時代稍遲，所以引經來證明空義，上面很少引用他。但大眾部末派，到底可以代表聲聞部派的一流。³⁴

2、須菩提見空即見佛的故事

見五蘊法的法心，也應該要捨離，而見五蘊空，法相不起，是為「滅法心」。論說：「行者斷有為緣心，得無為緣心，是故行者不見五陰，但見陰滅。」不起有為緣心，得法空智無為緣心，是在四加行時候的事情。論中這裡引證一段契經云：「知色性滅，受想行識性滅，是名無我，無我即是無性。」《成實論》雖有諸行如幻不實之談，但從無常門的法歸滅，以證入一切法空寂，是與銅鑠部一樣的。

C、涅槃雖已滅了法心，但還有見空相心存在，所以論云：「若緣泥洹，是名空心。……是心緣無所有。」這空心，還是應該滅的。怎樣滅呢？論說：「無心定中，以緣滅故滅。斷相續時，以業盡故滅。」滅空心有兩種，一是在入無餘依涅槃時，斷相續滅。一是在入滅盡定時滅。滅盡定有二，一在八解脫裡的，一在九次第定裡的。斷煩惱的滅定，必須是八解脫的；滅空心的滅定，兩種都可以。三心漸次滅了，最後要以無心定才能圓滿體驗得涅槃，這是與銅鑠者共的；不過，《成實論》謂這滅定是無為的，銅鑠者謂是非有為非無為的。在滅盡定中，一切法寂滅，空相也寂滅了，正如大乘所說的能所雙泯的境界。

²⁹《成實論》卷 12 (大正 32, 332c7-16)：

問曰：汝先言滅三心名滅諦。已知滅假名心因緣，今何謂法心？云何當滅？

答曰：有實五陰心名為法心，善修空智，見五陰空，法心則滅。

問曰：行者觀五陰空，謂五陰中無常法、定法、不壞法、不變法、我我所法，以無此法，故言其空，非不見五陰。

答曰：行者亦不見五陰。所以者何？行者斷有為緣心，得無為緣心，是故行者不見五陰，但見陰滅。又若見五陰，則不名為空，以陰不空故，如是空智則不具足。

³⁰ 參見印順法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582：

《成實論》，《四諦論》，都是以四諦為大綱，保有佛陀初轉法輪，說四諦法門的傳統，與阿毘達磨論不同。

³¹ 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.261~p.265。

³² 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756：

《分別功德論》卷一說：「薩婆多家無序」(大正 25, 34b)。《增支部》也沒有序，可見上座部系的誦本，是沒有序的。

³³ 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755~p.756。

³⁴ 印順法師《空之探究》，p.2。

須菩提見佛的故事，傳說為《義足（品）經》的事緣之一³⁵。《增壹阿含經》（36）〈聽法品〉說：

若欲禮佛者，及諸最勝者，陰持入諸種，皆悉觀無常。

曩昔過去佛，及以當來者，如今現在佛，此皆悉無常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及當來，說於現在中，當觀於空法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及當來，現在及諸佛，當計於無我。（大正 2，707c20-27）

善業以先禮，最初無過者，空無解脫門，此是禮佛義。

若欲禮佛者，當來及過去，當觀空無法，此名禮佛義。（大正 2，708a17-20）

善業，是須菩提的義譯。

禮佛見佛，應觀三世佛的無我，無常，空；觀一切法空無所有。佛之所以為佛，是由於證得法性空寂，也就是佛的法身，所以應這樣的禮佛見佛。

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須菩提觀諸法空，是為見佛法身」³⁶，與《增壹阿含經》意相符。《增壹阿含經》上說：「法法自生，法法自滅；法法相動，法法自息。……法法相亂，法法自息；法能生法，法能滅法。……一切所有，皆歸於空」。³⁷

³⁵《佛說義足經》卷下，〈蓮花色比丘尼經第 14〉，大正 4，184c24~186c27。

³⁶《大智度論》卷 11（大正 25，137a1-19）：

是須菩提好行空三昧，如佛在忉利天，夏安居受歲已，還下閻浮提。爾時，須菩提於石窟中住，自思惟：佛從忉利天來下，我當至佛所耶？不至佛所耶？又念言：佛常說：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，則為見佛中最。是時，以佛從忉利天下故，閻浮提中四部眾集，諸天見人，人亦見天。座中有佛，及轉輪聖王、諸天大眾，眾會莊嚴。先未曾有！須菩提心念：今此大眾，雖復殊特，勢不久停，磨滅之法，皆歸無常。因此無常觀之初門，悉知諸法空無有實；作是觀時，即得道證。爾時，一切眾人，皆欲求先見佛，禮敬供養。有華色比丘尼，欲除女名之惡，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，眾人見之，皆避坐起去。化王到佛所已，還復本身，為比丘尼最初禮佛。是時，佛告比丘尼：非汝初禮，須菩提最初禮我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觀諸法空，是為見佛法身，得真供養，供養中最，非以致敬生身為供養也。

³⁷(1)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6〈利養品第十三〉第 7 經（大正 2，575c11-23）：

爾時，尊者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：「善哉！拘翼！法法自生，法法自滅；法法相動，法法自息。猶如，拘翼！有毒藥，復有害毒藥。天帝釋！此亦如是，法法相亂，法法自息。法能生法，[法能滅法]，黑法用白法治，白法用黑法治。天帝釋！貪欲病者用不淨治，瞋恚病者用慈心治，愚癡病者用智慧治。如是，釋提桓因！一切所有，皆歸於空，無我、無人，無壽、無命，無士、無夫，無形、無像，無男、無女。猶如，釋提桓因！風壞大樹，枝葉彫落；雷雹壞苗，華*菓初茂，無水自萎；天降時雨，生苗得存。如是，天帝釋！法法相亂，法法自定。我本所患疼痛苦惱，今日已除，無復患苦。」

(2)《性空學探源》p.249 ~ p.251：

大眾系的空義，並不離開根本教去另起爐灶，是根據《雜阿含》中原有佛所說的思想，以新的形式，加以引申發揮，推陳出新，而又很契合於如來本意的。這種引申發揮，《增一阿含》中到處可見到，如〈利養品〉云：

法法自生，法法自滅；法法相動，法法自息。……法法相亂，法法自息，法能生法，法能滅法，……一切所有皆歸於空。……法法相亂，法法自定。

這是對緣起因果法的生、滅、動、靜，給予直覺的觀察；意義深長，很值得注意。存在，是緣起法的相依相待；因果法的生滅動靜，都是自他兩面的。

一面看，法法是相動相亂的，沒有他法，自己不會動亂起來；就是要靜止，也是有他法給予力量的，故是相靜相止。

因果生滅，可從二方面說。一方面，一切法是相動相亂的，沒有他法的緣力，自己是不會生滅動亂的。從另一方面說，法法各住自位，不能互相動亂的。一切法相互依存，又各住自位，從這緣起生滅中，「一切所有皆歸於空」，這是很深徹的觀察。

3、涅槃空，而世間但有假名

《增壹阿含經》(30)〈須陀品〉(大正2, 659b9-15)說：

「有字者是生死結，無字者是涅槃也。……有字者有生有死，有終有始；無字者無生無死，無終無始」。³⁸

名字是生死法，始終法，就是世間法。超越名字的，是無對的涅槃。這是從涅槃空而世間但有假名的說法。經中表示法空的，是到處可見的。

(三) 小結

從這一論一經的引述，足以證明與大眾部系有關的，都表示出我(與)法皆空的思想。

另一方面看，又是不相動亂的，法法各住自性，靜止在自位上，互相動亂不到的。

一面是自動自靜，一面又是他動他靜，最好舉個例子來說。

如三枝槍，交叉架立著，一面看，三枝槍各有一分力量，才互相倚架立起。另一面看，這枝槍還是這枝槍，那枝槍還是那枝槍，力量對消，各不相犯，還是各住本位各持自體的。因為從緣起法的相互關涉，與法法的相續保持自身的傳統性，法爾是有這兩面性的。動靜如是，生滅也如是；法法各住自性，不涉於他，所以是自生自滅；但離開了他法因緣，卻又不能生不能滅，故又是他生他滅。這不是詭辯，緣起法的面面觀，確是如此。

有部說，法的自體有作用；經部說，用是緣起和合的，但有因果，實無作用；現在《增一阿含》的思想，是綜合而超越了他。法法一面相互依待，一面又是各各獨立。這從緣起以顯示諸法的各獨與相待二性，是從直觀中去體認事事物物的緣起網的自他無礙，動靜無礙，生滅無礙，緣起大用宛然，而當體的實動實靜實生實滅又了不可得；這是極其深刻的真理。

³⁸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2〈須陀品第三十〉第1經(大正2, 659b7-17)：

世尊告曰：「有字、無字，義有若干？為是一義？」

沙彌白佛言：「有字、無字，義有若干，非一義也。所以然者，**有字者，是生死結；無字者，是涅槃也。**以是言之，義有若干，非一義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須陀！如汝所言，有字者，是生死；無字者，是涅槃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須陀！何以故，名有字是生死，無字是涅槃？」

沙彌白佛言：「**有字者，有生、有死，有終、有始；無字者，無生、無死，無終、無始。**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須陀！如汝所言，有字者，是生死之法；無字者，是涅槃之法。」